惜抱軒文集

惜抱軒文集四

序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謂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已之不得從則益自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余旣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

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由於不脊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余初婚後間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交者或不逮也今年黃

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删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臚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亾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僅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艸者是也鼐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

娛而已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値天寒晦與先生及遊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鼐在揚州賦詩別去鼐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雨人滇蜀閒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藝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鼐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

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踈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簡使院雍又度江簡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絕善雍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雍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為古今所不易有子頻乃俾人抄為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雍因為之序

左仲郛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

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傅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常隱然與人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閒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閒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

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瀟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奮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叟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

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離色倘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問執言者之門俞仲郛吾誰共此哉

吳荷叔杉亭集序

自蘄黃而東包灊霍帶泚滁其間皆山邑也淮水繞其後江水環其前故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隸江南省其實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荷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在家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余嘗論江淮間山川雄

冀它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余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儕類荀叔負倜才而亦常頽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偉人用世余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於詩文通歷象聲算音韻所著書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余嘗儕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則弟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余雖不足比荀叔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卿乘時或遂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宀其人温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鼐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既又識湯君綬叔其人尤朴直好學是時綬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綬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綬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綬叔識仲絜焉綬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

外出為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為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為於朝尚可有為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為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為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山緩叔皆已死閻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閒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

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綏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燮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高常德詩集序

明季沂水高侍郎巡撫河南堅守開城與流賊相拒前後幾一年卒以忠節著稱世所傳爲守汴記者也後百餘年侍郎之元孫來爲余鄉邑蒙城知縣六安知州時余生一二歲耳及余少長而六安已遷去爲湖南常德

府知府獨蒙城六安之人猶道其強直有爲不愧高侍郎後也後又二十餘年常德公既沒余適識其子葵因得觀常德生平所爲詩一卷余顧有疑焉人生各有所遭時侍郎當天下阽危致命效節人觀所著書莫不淒然以悲至常德生當太平以吏事顯歷典大郡其所遇宜人情之所喜矣顧其詩常若有所不懌而欲自適於山澤閒者何邪嗟乎士或所挾者廣而世之取之者不能盡事有旁觀見爲功名之美而君子中心歉然以爲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遠顧非其辭之工猶不能盡達其情志使人悵然感歎而不能自已也

常德之詩貫合唐宋之體思力所嚮搜抉奇異出以平顯憔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於仕宦奔走之餘信乎才之偉已余取其尤工者別錄之歸諸其家而因爲之序

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

能無所偏優于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倘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閎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

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峯先生弟子其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余年二十二接子穎於京師即知其爲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離合子穎仕至淮南運使延余主揚州書院三年而余歸子穎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穎自少孤貧至於宦達其得意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蓄所著猶有未盡發而身泯焉其沒後十年長子今白泉觀察督糧江南校刻其集余與王禹卿先生同錄訂之曰海愚詩鈔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鼐序

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遂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閭閻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述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並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於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覬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

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並至故為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為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為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審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復益為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嵬士天機所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裒然成集連牘絫體累見詭出閎麗瑰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

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爲　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雖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胷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

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為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吝非也適來江寧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為一令廿餘年屢經躓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閒不輟於詠出其詩示余余以為君之詩君之為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淸氣逸韻見胸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

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尙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歟

香巖詩稿序

吾家渭川孝廉瀛州府君季子於輩行余叔父也而自少從余學爲文辭相親愛甚入京則館余舍余歸相從則十日而見嘗八九日者舉族人才就裘君方傑出詞氣秀發又通徹人事有振興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三十九年登順天府鄉薦名著於京師會稽梁相國尤

燮之然竟不獲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將應禮部試余餞之於城北張氏園大雪松竹盡縞酒中君淚下曰先生四十四歲棄官歸矣某今逾先生棄官之歲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場屋爲門戶計誠非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税駕乎君是年竟黜歸二年遭母氏張恭人艱服終又一試又黜遂歿京師僧舍年五十又一年其孤哀錄生平所爲詩曰香巖詩藁俾余論之余稍刪定存若干首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爲淺俗之言其才於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不僻爲之皆有法度而尤長者在詩然亦恨人事擾之苟極其才力所

至當不止此也然於近之詩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鬱鬱早終當爲天下惜豈獨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朔雜書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自中原達乎冀北地高而壤厚喪親者雖未能愼擇而葬倘尠水蟻之憂然而不若精鑑而愼擇之之爲善也而況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親體必求免地下之患苟非山川氣交盤繞障護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之用在氣人子安親固非希爲富貴昌熾之計然山川氣之所聚凶者安則生者福反是則禍亦理之所必有

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失其道而致衰敗絕祀之禍亦豈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論之形家之說雖孔孟復生不盡廢也余以求葬親故頗覽形家言十數家而以爲近世爲其說理當而辭明顯者莫如張宗道吾鄉覃淮樹觀察尤精其術而亦取張宗道書嘗爲解釋推衍其旨又於其言有誤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備於此矣於是將刊行所解以遺天下之爲人子欲葬親者夫惠迪吉從逆凶道也擇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氣術也術之至者與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觀觀察每爲親族交友擇地予之財以葬恤難而廣仁非徒自喜其術

而已余嘗遨定先塋屢煩跋涉未嘗言瘁識有足動人子之心者夫今之刊是書以裨益天下者亦廣仁之事惡迪之一端也余安得不樂而爲之說也哉

停雲堂遺文序

士不知經義之體之可貴棄而不欲爲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於詞章聲病之學強聞識者博稽於名物制度之事厭義理之膚言以宋賢爲疏闊鄙經義爲俗體若是者大抵世聰明才傑之士也　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固將萃其聰明才傑者爲之而乃遭其厭棄惟庸鈍寡聞不足與學古者乃促促志於科舉取近人所以得

舉者而相效爲之夫如是則經義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聰明才傑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聖人之精卽今之文體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之上倍簁十百豈待言哉可以爲文章之至高又承　國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視之甚卑可歎也皐蘭王誠亭先生固秦中之聰明才傑士也又當康熙時世未甚厭經義盡心爲之其文亦既工矣蓋異於今之所以得舉者也後卒於山西家貧子幼其稿幾於湮沒今嗣孫光晟爲江寧尉乃雕板傳之以余持論素不厭棄經義也來請爲之辭余既欲以前輩之究心經義

士勸焉

晚香堂集序

鼐世父薑塢先生乾隆九年為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長白永臥岡先生先生後仕為寧遠州刺史以沒其後數年鼐為禮部員外郎而先生之兄尚書公領禮部獲侍焉因見尚書公之賢又後廿年餘先生之子小尹同知江寧府鼐適在江寧時與其語於是又備知小尹之為才也獨於臥岡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嘗一至桐城謁吾世父於里鼐適他出惟世父語鼐永君伉直誠篤君子也洎既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為詩曰晚

香堂集見示讀之得其度越流俗之槩音和而調雅情深而體正益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虛其閒亦屢有懷思舊塢先生之作用情尤摯回計臥岡先生之喪二十一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年矣因與小尹相對泫然小尹之仕也始亦自寧遠州從官而來寧遠之民愛慕小尹樂從其令以謂甚似昔使君眞使君之子蓋先生遺愛在民若此先生　國之世家自尙書以往竝奮迹戎馬之閒立功疆場之外入爲卿士道光廊廟而先生官止一州蓋未竟其志業況區區文墨辭翰之事僅稱爲詩人豈先生意哉雖然後之學者欲知先生之志與人譜

其詩亦庶可想見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
序

鄉黨文擇雅序

婺源江慎修先生修行鄉閭講明六藝博學精思導校滯學生則學者師焉沒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蓋百餘卷嘗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以後世所見苟相附會臆說淺妄乃作鄉黨圖攷又錄前人鄉黨篇文頗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撰之合三百餘篇夫 國家所以設經義取士之法者欲人人講明於聖人之傳不謬而已不違經說而泛爲

文何取於是文哉如先生著詩錄文以明經爲志良足輔助　朝廷教士必使成學之意其視流俗撰爲選錄文字者猶塵埃也鄉黨圖攷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大興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通位尊命題士遵於江氏說者乃褒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求發異鄉士或聞而思見之今婺源戾君[illegible]將鐫刻江氏遺書乃先出其鄉黨文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樂而望焉因爲之序

左鐘泉先生時文序

左鐘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激瀉沉寥如人

入衆巖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世之塵壒不可得而優也吾鄉前輩多文學之彥而先生後出先君子及世父編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編修府君嘗語人左君年少而才穎極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輩也鼐八歲時從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與先生爲鄰時方侍廬先生館於鼐家每日暮則筆泉先生步來與先君方先生談說鼐雖幼心喜旁聽其論筆泉尤善於吟誦取古人之文抗聲引唱不待說而文之深意畢出如是數年鼐稍長爲文亦爲先生所喜又其後鼐遊京師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鼐後成進士從世父自

天津歸則先生築別業於媚筆泉故自號筆泉其時鼐孤而方先生遂遊河洛先生邀編修府君及鼐遊於泉上鼐歸爲作記先生大樂而時顧之余旋去里又十年自京師歸則編修府君與先生方先生相繼喪矣先生雖文士而才足有爲其事父母孝鄉鄰入都父母見其行甚悲故三試不第遂不復往爲武進教諭太公一就官舍不樂居先生即稱病返故不盡其才以至於沒其居里里人有事叩之爲謀必當爲文不甚愛惜多聽人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數十篇而余少所見佳文或輒不具余年七十矣執先生之文追憶六十餘年之事

如一日閒今惟先生家與余鄰居如故耳乃悽然爲之序云

徐六階時文序

前十年余於里中始聞徐君六階之名衆咸推其能文後偶過張行可職方值六階館於其家爲訓職方之子余因識之其年甚少而溫良可親余以器之乾隆乙卯秋六階乃舉於順天鄉試余及鄉人皆爲之喜逾年丙辰會試六階不第而遽得疾卒於京師年僅三十餘妻子貧弱鮮期功之親今職方之子與其徒悲傷其師之不吝爲刻遺稿欲以存六階於久遠也六階之文與今

世登第之能文者無以讓也當明中葉士始有文稿以文稿傳者皆善文士也及　國初有不善文而僥第者取諸生善文而身沒者之文據爲已有亦刻爲稿世之讀者以謂是佳文必出成進士而烏知爲是文者乃終身不遇哉雖然是其人雖不遇而其文猶傳猶爲不負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復重爲文登第者亦無事刻文稿則不遇者之文尤湮沒無由見於世矣傷哉若六階雖不成進士而其文得其徒傳播之猶愈於其覔泯也悲夫余爲敘之或足慰六階於幽冥中乎抑使列士聞之而慨息也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為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為年千餘為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為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歙金蘂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

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愼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眞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喜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述菴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

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攷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為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攷覈甚

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 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愕之事與境以發其瓌偉之辭為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為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為異也鼐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菴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

讀先生集竊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為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逆定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遺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

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備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為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為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

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過古雖其閒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援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其才博學所撰聚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肇執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

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　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鼐序

選擇正宗序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為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遲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凶猶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

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所靴爲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析析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術甚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于祿不回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

忌而已吾鄉齊淮樹觀察多術藝派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爲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爲之序余不能盡通其說而推淮樹著書之心欲以爲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論書以爲之序云

陳仰韓時文序

世之文士以文進於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與世違遠以覬見賞於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矣然遂背畔規矩蔑理棄法以趣時嗜則必不可譬如相人者於儔類萬衆之中求豐額而彝目龍章而鳳姿然後許爲人固不得也若夫聳肩蹙頸隱口於臍支離跛躄

而猶為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審文質之中內足自立外足應時士所當為如是而已休寧陳生仰韓見余於江寧惟余言之聽其為文體和而正色華而不靡足以自立足以應時者也然生從余遊十二年矣而猶困於場屋謂生文不善乎不然也謂其枯槁孤寂而大遠於時乎亦不然也夫艸木之榮華同本而遲速異時夫守己不變以俟時者此亦士信道篤自知明之一端也生尙終取余言乎哉因以是贈生文之首云

題跋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為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為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雜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為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

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
孝爲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
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
實則匹夫啜菽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
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
之性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
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
禮自爲一章以中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
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
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

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撫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愼威儀此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古孔氏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詖爲順儒者見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寘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爲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啻孝經之文譌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襲

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証之閒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閒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悉未可也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尙書中但云

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諦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亾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闕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舉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

記先王易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附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尚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尚書矣

讀司馬法六篇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閎廓深遠

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膚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第爲畢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第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卿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而勦形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

云惠襄之閒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逸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徵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顯易見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亾失多在漢獻晉惠懷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歷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

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蓺直以謂即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皆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而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為古文尙書者故襲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偽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偽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閒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偽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

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圖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靑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隋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絀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

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眞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爲盡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

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譀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

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溯非寧國奚不啻若乃懷貪欲以競黠首悵悵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匹積貯物力竭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絀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易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擬築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倒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譬廢計之行士日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辨鄭語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亦多爲左傳采錄而采之非必邱明也又其略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嚮國語者隨所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籍散以後之君子摭拾殘闕亦頗附會非實喜言神怪若周語房后爲丹朱馮及是篇龍漦之說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周賢人也而謂寄賄誘虢鄶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

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詞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若鄭人為鄭語竝載有鄭東建國後之事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爲先司馬叔游引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然則鄭固有語斷國語者卒未得邪

跋夏承碑

自漢以來為書者有隷書或又言八分書說者欲殊別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據吾謂八分止是隷書耳衛恒四體書勢古文篆隷艸書四者而已明八分

在隸內也然隸書自有三種之別秦與西漢官俗所用猶未有波磔然不得謂之篆止是隸書其字形亦殊不止眞所謂取便徒隸者也是爲其一東漢及魏則波磔興矣然猶無懸針之體是爲其二自晉以來皆法羲獻有懸針垂露之別蓋創始於漢末而大盛於二王以至今日是爲其三其形貌別形殊眞所謂變化如浮雲者然一以此三者統之則盡矣其中不容八分別爲體也蔡伯喈嫌世俗隸書蕩僻謬誤正之以六書之義取於篆隸之閒是謂八分蓋所爭者在筆畫繁簡得失之殊而不在體勢波磔之辨其謂之八分者既爲隸體執不

容盡合篆理略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顏元孫所云隸法說文則下筆多礙者也故余嘗云蔡伯喈為漢八分顏魯公書即可云唐八分此與論筆法體勢者遠矣衛恒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時人然當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筆法之工拙與八分論字形之正不與六義離合者無涉張懷瓘書斷妄以次仲為秦人又謂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隸外為一體者果若是漢書六藝志中載六體書何以遺漏八分耶歐陽公集古錄凡漢碑字率呼為漢隸蓋伯喈推書石經當為世則字形必合與正故取於八分其尋常作書

亦或有出入況他人所書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縱有能為八分者謂之漢隸終不為誤若俗體漢隸衍謂之八分乃是誤也齊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書眞書其分書乃指波磔而不懸針者聊與二王等眞書為別異此皆沿俗失其義不若歐公稱漢隸之善世反謂歐公誤以八分為隸書可謂倒易是非也趙明誠云嘗出漢碑數本示一士人何者為八分何者為隸士人卒不能別不知八分本未嘗別於隸體也此夏承碑中作字有甚得六義近篆者亦有從俗舛誤者然從其多者論之固愈於漢人他碑作字舛俗極甚者即謂此碑是八

分書亦可但未知是何時所爲不耳至若鄭樵所云漢石經是隸體八分夏承碑是篆體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說所謂使人茫然者也

書考工記圖後

休寧戴東原作考工記圖余讀之推考古制信多當然愚謂有未盡者東原釋車曰軫謂之收此非也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之一以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也其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詩曰小戎俴收毛公曰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

古者之尺小轅之戰綦毋張寓乘韓厥肘之使立於後晉師入平陰獲殖綽郭最衿甲坐中軍之鼓下使軫深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軫也夫車邸之四邊爲軫後軫無立木人所由登也軫三面有立木者謂之軓記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前軓也版之前於前軓者曰陰陰一而已少儀曰祭左右軓軓有三面也古大車轅上附輿小車輈下附軸其旣駕也輈附軸者上離輿七寸揉而升之踰軓及衡不及軓七寸而揉始焉故記曰軓中有濟今圖謂軓爲陰而揉輈自軓始抑誤矣輿上以一木再揉而曲爲三橫居前曰式

其餘輿上巨木皆曰較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又其餘細木爲欄旁者曰軹前者曰轛故橫木其高平於式而當式後較也注家謂之輢士棧車其崇者輢而已大夫以上飾車衣何重較輢上二尺二寸而設重較焉左右衡較皆二立較皆三經其一修其二記曰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謂重較也天子重較則爲繆龍若子曰彌龍以養威也今戴君謂較輢不重者失之矣凡戴君説考工車之失如此其自鄭氏而下亦閒有然者然其大體善者多矣余往時與東原同居四五月東原時始屬槀此書余不及與盡論也今疑義著余中不及見

東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書夫子廟堂碑後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次年爲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逮太宗有覩勝問安及登山蓋漠箏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爲之也當武后稱帝之時廟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咨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罷爲

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既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爲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爲王彥超再建文內及金冊斯誤及字誤爲反熒光慕河慕字誤爲莫甚再建時摹刻者失之耳石既非舊加又刓敝至今孰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爲纂言孔繼涑爲鉤本勒石以一本贈余余觀之尚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鍔王彥

趣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若孔刻乃彌失之摸稜
爾但未見閣藏本不知究竟何也曩時陳紫瀾宮詹見
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　大內果然亦可
與山谷所見榮咨道家者並行也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鄘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
俗敝女子若共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
益偷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閒稱於世及宋時儒
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於今日女子皆知節行
之爲美若柏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

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爲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爲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齊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幸孤子天自投於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鼐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余詩曰維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

士君子而況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右山陰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蓋爲贊應劉練江先生作誄者也兩先生之於爲儒皆所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者也其相爲友有不僅直諒多聞之爲益者矣當萬歷中紀朝廷政治大壞念臺先生方由而練江先生告歸於家然皆內進修其德而外繫心於天下之事欲援手以救斯民者念臺先生以行人由使過邪方欲見練江先生而先生已没故其痛尤深次年使還又過邪不勝其悲私謚之曰貞修而作此賦因自書以貽其家人此

卷是也乾隆乙卯秋綠江先生之六世孫台拱擕來江寧出以示鼐讀之使人感懷悽愴不能自已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與念臺綠江兩先生皆萬歷辛丑進士卒皆爲名臣俯以通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識詞於其後云後學桐城姚鼐記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乾隆三十六年會試余與南康謝蘊山編修並爲同考官蘊山得詩四房余得禮記二房皆居西序東向坐最近時每其語得佳卷或持與觀賞之今觀察歷城方君坳堂出於蘊山之房余獲讀其文最先及塡榜始知其

名其後余病歸久之來主江寧書院時蘊山既外授還河庫道去江寧三百里坳堂觀察亦來江南則居江寧日夕相從出其會試硃卷見示余再讀之因憶昔者几坐終晷握管披卷時欣時厭及獲於諸賢聚居音笑之狀宛在目前計去今二十二年矣當時考官三人諸城劉文正公長白觀補亭尚書武進莊方耕侍郎皆已亾同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與謝觀察外復四人而已是科得才稱最盛而當時登第烜赫有聲若程魚門周書昌孔葒谷洪素人林於宣孔撝約輩今率已殞喪況歲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與坳堂語及愴然坳堂

才行遜人不負科名是卷固宜爲後世所寶貴而余顧尤念者今昔之情也同考官舊制用藍筆是科以

皇太后萬壽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數科　升祔之後復改從舊又是時試帖詩題在第二場房官以五經分卷今則詩題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是皆二十年中科場儀制之小變併記於是俾後考求故事者知之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先參政公當明中葉以給事中出知南安惠澤下流離暇上應成化二年屬縣大旅有嘉禾之瑞一時文士多

爲歌詠凡數十篇而大成蔣君銘爲之序叅政公旣集而刻之石又以其眞蹟藏於家閱今三百二十七年矣所藏閒有零失弟壯亭收輯重裝之凡得詩十六首仰思先人仁賢淸白之風無忘後嗣夙夜繼紹之志然則是卷也在昔者爲國祥在今茲爲家慶夫豈特文章翰墨之事哉子孫其世寶諸

梅二如古文題辭

吾郡潛山有張立齋先生者爲人純白淸介舉世閒埶位利祿之事無以動其心者一以飭身稽古爲事困而不改耄而不倦眞所謂君子儒也宣城梅文穆公第三

子鈐字二如學於立齋嬌然以節行自持其人品蓋似其師立齋頗好爲古文見二如古文喜以爲勝已梅君中庚午科副榜與鼐爲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後從文穆公居江寧乾隆四十三年鼐偶以事至江寧其時文穆已薨於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重之然匆匆別去又後十餘年鼐來主鍾山書院則君已喪數年矣江寧人每爲鼐述君之賢思今不可復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見君弟繼美始得君文讀之果有高格清氣異於世之爲文者然君不自意其早亾爲文不自收拾繼美鈔於散佚零亂之中得二十餘篇鼐取其尤善者別鈔以

付其家雕家去潛山百二十里而不獲見張先生唯其文自先生存時已雕板得見然終以不遇其人爲恨君家世有德行文學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皆及文集行於海內雖具讀之奚若存年四十而歿旣無立齋之請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雖若非後至江寧烏知君行之詳及文之善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有鈔取漢魏以來名人文數首輒以某集稱者然則即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武進孫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卷公官禮部

時自取出以藏於家嘉慶四年余於公從七世孫淵如觀察處得觀之賢哲翰墨雖寸紙是貴況其身所由始仕而陳辭慷慨切直忠藎之志已見於此焉者乎文介書法爲世所稱蓮華亭亦嘗推之方其登第時年三十一書猶未爲甚工蓋暮年筆力轉進又踰於少壯之蹟然如公德修節立不愧始終書小藝不足論縱不能加益於其少時亦何害乎卷內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卷皆有横直硃絲行殿試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例之意蓋以備士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疏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率行二十二字失爲法之本

意矣觀公此卷足以知近時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
城姚鼐謹跋